通志堂經解

1411
306

門 p 12
辦
卷

春秋本義卷第六

莊公 名同桓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不以道終而子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葦老孫氏曰繼弑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桓見弑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弑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弑於慶父也大意已見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通志堂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不稱姜氏闕文也朴鄉呂氏曰前書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前目後凡也未詳信否公穀曰內諱奔謂之孫杜氏曰猶孫讓而去康侯胡氏曰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胡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臣子雖不能討王法其可不誅乎愚謂魯不能討而縱之奔齊則魯無臣子莊公無政天王無法姜氏自此淫奔愈無忌憚矣○趙氏曰婦人而有與弒其夫之嫌則子不得母之檀弓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今姜氏失婦道矣子不得以爲母臣不得以爲君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葉氏曰左氏誤作送王姬杜預以爲既命魯爲主不言使非是不如公穀得經之正張氏曰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豈得預書之

伯字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張氏曰逆迎也王姬桓王女莊王妹也公穀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者主之穀梁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葦老孫氏曰魯主王姬之婚且使大夫者逆而爲之主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者桓公見弒於齊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絰之中天子乃於此時使之主王姬之婚又與仇讎

之國爲禮書之以見天王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高氏曰魯不能訴於天王已無臣子之道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於不義也張氏曰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而與之主婚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至是絶矣愚謂齊襄戕殺魯桓天王當絶其婚而討其舉既不能然又使魯主之周之不能令諸侯也宜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張氏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

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弑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歟春秋所以著其忘父親讎之辜也○葦老孫氏曰仇讎未復莊公之喪未除而天王遽使魯主婚天王則已夫禮矣爲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衰絰之中遽釋怨解仇與之爲婚姻之主聖人以莊公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親弃讎築館以示變然不

能救其舅也葉氏曰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

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蘇氏曰命之以

策也孫氏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善不賞惡不罰

天下所以亂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

錫之則莊王之爲天子可知也○趙氏曰寵篡弑

以瀆三綱也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

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瓚然後歸以臨其民

謂之受命桓以篡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

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且魯桓已葬矣因魯

之自謚而錫之尤爲非禮葉氏曰魯諸公皆不聞

免喪朝王之事而莊公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公書天王使凡伯來錫公命成公書天子使召

伯來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朝王受命而追錫

之文公未嘗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未有功德

而加錫之皆有爲而書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

其命數爲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辨也秦襄公當

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

爲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始封爲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加命者也桓文成公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凡春秋合禮則以爲常事不書桓文成公之命皆禮之不宜有也可見春秋之法

王姬歸于齊

康侯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館于外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辜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蒲丁切鄑子斯切郚音吾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部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康侯胡氏曰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己屬也愚謂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民邑者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僭之況非有辜而欲吞其國乎齊襄之惡大矣○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杜鄉呂氏曰經之書遷者九而義有二焉有強人而遷之者有欲自遷者若齊師遷紀郱鄑郚宋人遷宿齊

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
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此其自欲
遷者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爾未若
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
其常居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深疾之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共仲也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東
萊呂氏曰夷國也若於越然未詳孰是張氏曰莊
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

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篡弑之禍
故春秋詳書以譏之戴氏曰孟氏之孽基於此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
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閒舍堂
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
康侯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
不得魯國之兵權者暈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
公子遂殺惡及視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爲錄焉我主之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
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

之服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〇康侯胡氏曰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葦老孫氏曰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見於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舉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諸若切公羊作郜

杜氏曰禚齊地左氏曰書姦也愚案周禮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王法之不行於天下舉可見矣〇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敎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歲命之不行也朱子曰詩南山雄狐前二章刺襄公

居高位而行邪行後二章刺魯桓娶妻使之得窮
其欲載驅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敝笱比莊
公不能防閑文姜猗嗟極道莊公威儀技藝之美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葉氏曰詩言其情春秋著
其法

乙酉宋公馮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師伐衛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師少也穀梁曰惡其會仇
讎而伐同姓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將
納朔也何以知之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莊五

年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卒納朔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葬桓王

王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氏曰桓
公十五年三月王崩七年乃葬故曰緩高氏曰平
王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於桓王崩七年
乃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
矣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辜黃氏曰周之事
勢可知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戶圭切

杜氏曰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張氏曰酅州之境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孫氏曰諸侯母弟未命者皆字蔡叔蔡季之類是也酅天子所封非紀季可得而有齊欲并紀季忘兄之親取兄之邑以事齊其惡可知也○獻可杜氏曰古之邦國分授疆土小大相維協和親比一德以尊天子爲之屏翰末世大偪小衆暴寡以至滅亡王不能正故春秋詳書之

冬公次于滑平八切公羊穀梁作郎

穀梁曰次者止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張氏曰或曰滑州也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録之以正非法○劉氏曰爲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書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者亂之道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羊穀梁作饗

杜氏曰享食也祝丘魯地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義又見二年會于禚皆淫亂也享甚矣○康侯胡氏曰享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戴氏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

焉遜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其無忌憚甚矣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爲篡魯人習之三十餘年至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爲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禮諸侯絶傍暱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內女不卒之此書卒者爲夏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胡氏曰內女不卒如鄫伯姬紀兩伯姬宋兩伯姬不書卒惟此伯姬宋伯姬書蓋爲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義見隱四年遇于清○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未詳是否

紀侯大去其國

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者失地也左氏曰違齊難也孫氏曰齊肆吞噬信不道矣紀侯守天子土有社稷之重人民之衆暗懦齷齪不能死難畏齊強脅棄之而去此其可哉○張氏曰案紀之本末自桓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之元年

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閒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凌逼委宗社而去之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愚謂齊襄貪肆殘忍皋不勝誅矣然助桀爲虐者鄭伯也爲紀侯者苟能修德任賢養民訓兵上下一心固守疆土齊人雖衆無能爲也書曰大邦畏其力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不務此而求援弱魯結婚夷王邀戰爲盟何益於國哉已而紀季先去國勢遂分兵未接境委宗社棄人民妻不及葬而爲高士之逃世大夫之去國

致伯姬見葬於讎人叔姬寄死於齊境國君死社稷之義安在哉經曰紀侯大去其國聖人惻怛之心雖以憫時王之無政強暴之吞齧然紀侯不能爲國之意在其中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葬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愚謂齊侯之惡顯矣然齊兵未至紀侯與其臣子棄殯去國使伯姬葬於讎人之手夫婦之恩臣子之情薄矣哉○康侯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舉著

矣高氏曰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葬伯姬以示己之恩以泯其跡甚矣齊人之詐也

存耕趙氏曰不惟紀無臣子亦以病魯不親親也

獻可杜氏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稟強暴者恣其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為齊所滅而伯姬為齊所葬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東萊呂氏曰內女不書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羊穀梁作郜

狩見桓四年禚見莊二年孫氏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莊公之父親為齊殺而遠與齊人狩（）杜氏曰公越境與微者狩失禮可知存耕趙氏曰狩以奉宗廟教兵守未有入他國而行之者也齊有望諸魯有大野禚非狩所也康侯胡氏曰莊公於齊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葦老孫氏曰莊公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於是又親與其臣狩蓋公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為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也戴氏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

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愚謂齊侯之惡亦著矣葦老孫氏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傳信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跡不侔而爲行之惡則一〇康侯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慮於早之意深矣

秋郯黎來來朝 郯五兮切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犁

公羊曰黎來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書名張氏曰案宋仲幾云滕薛郯吾役也則郯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未詳孰是陸氏曰曹姓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於郯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未詳是否杜氏曰東海昌慮縣有郯城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伐衛納惠公也葉氏曰朔雖宣姜所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爲嫡子況殺二公子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張氏曰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葦老孫氏曰衛侯

朔譖殺二公子即位數年而見逐於黔牟黔牟在位八年矣去年冬齊帥諸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王於是使子突救之高氏曰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見王命之不行也且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以見王室之微矣○貫道王氏曰朔以狗彘之種盜天子土地周公之刑所謂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者也既失天討矣及諸侯伐衛納朔而後出救師吁惜乎其失機也君舉陳氏曰救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

夏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未詳信否劉氏曰爲諸侯受之君君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存耕趙氏曰諸侯抗王命其逆可知矣

○胡氏曰前年諸侯伐衛今年卒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公與諸侯之辜不容誅矣孫氏曰天子之威命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侯納朔而後歸也

○存耕趙氏曰老師三時而朔卒入踰四時而告成事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以求婚於讎非所以告廟也一至自伐戎以遠伐戎也

今至自伐衛以抗王命也胡氏曰凡公行一百七十三至者八十二悉書之煩不勝書止是出入踰時或彎深惡重即書此書者彎深惡重也

螟

義見隱五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芳夫切公羊穀梁作寶

俘軍所獲也張氏洽曰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邦衡胡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逆王命蓋本志於利也○康侯胡氏曰言歸衛俘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變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攘奪則不厭也春秋書此垂戒明矣愚謂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次書王人救衛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及此又書齊來歸俘屬辭比事雖無有傳其事豈不顯乎其惡豈不著乎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葦老
孫氏曰姜氏齊侯皐均惡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賢偏切夜穀梁作昔陸氏曰非也隕公羊作賣
夜初昏以後也夜中夜半也公羊曰恒星者列星也孫氏曰星之常見者也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啖氏曰奔流如雨之多也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戴氏曰天

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見桓元年黃氏曰麥苗麥之苗也凡植物始生曰苗康侯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黃氏曰案

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所謂秋即今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家氏曰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而爲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後屬鄆州東阿縣義見二年會于祲○康侯胡氏曰初會于祲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六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穀梁曰次止也侯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期會莫應也○葦老孫氏曰郕與魯爲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幸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侯陳蔡我侯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約之也其爲志者皆我也所以見內之辜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陸氏曰非也周禮有治兵

康侯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譏黷武也張氏曰將以訓齊其衆

而不知師出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劉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非其時矣又曰魯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俟陳蔡而不應蹭蹬無聊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降戶江切郕公羊作成

康侯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邀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閒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為後世黷武之戒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為非義上既

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

捷吾以女爲夫人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

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存耕趙氏曰連稱之徒盜賊之靡者因無知以作亂君弑而無知為君則主弑者無知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東萊呂氏曰無知踰年不稱爵蓋弑君之賊爾若不以罪討則亦不以討賊之辭加之猶謂之大夫如里克者是已蔡世子般則楚子誘而殺之齊商人則齊人弑而討之不以其罪故不加以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其器切公羊穀梁作暨

大夫無名氏衆大夫也左氏公穀曰齊無君也杜氏曰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張氏曰後為沂州承縣穀梁曰盟納子糾也趙氏曰納讎人之子揖禮而盟大夫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穀梁無子字

子糾小白皆襄公庶子孫氏曰小白弟也左氏曰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邦衡胡氏曰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公黨仇人之子也齊小白曷書入蓋子糾稱子當立也小白不稱子不當立也不當立則爲篡○存耕趙氏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爲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讎齊而德齊也葦老孫氏曰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

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公之庶兄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齊襄而爲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之辜書子糾者言其宜爲齊君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也不言公者蒙上公伐齊之文耳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左氏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葦老孫氏曰齊爲仇讎之國

無時而通莊公受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小白先之既忘其讎矣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焉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爲莊公者其辱如何也○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內不言敗者繆矣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所辱曾不是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也孫氏曰子糾當立桓公爭國取而殺之甚矣所以重桓公之篡也○康侯胡氏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趣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齊必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存耕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置之死小白罪也莊公欲納糾使齊得取而殺之莊公亦罪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病魯之無主而與之殺也愚聞之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絕滅天倫罪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異

矣此後凡伯者之事必辨其功過如邵子云

冬浚洙 浚蘇俊切

公羊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杜氏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康侯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葦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皆皐

後學　成德　校訂

莊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上酌切

不書伐而書敗某師書法與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後不復解杜氏曰長勺魯地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

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未詳信否存耕趙氏曰小白報乾時之役也魯師敗矣子糾殺矣亦可以已乎愚謂魯亦有以召之其幸而勝不足論也義又見隱

二年鄭伐衛

二月公侵宋

侵者侵其疆界也康侯胡氏曰詩曰侵自阮疆書

曰侵于之疆走也高氏曰公既敗齊師又乘勝加兵於宋非義之舉也愚謂諸侯無王命而聲息相致討息也況無王命以侵人之國殘民黷武不容誅矣義與隱二年鄭伐衛同○穀梁曰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貫道王氏曰所以啓次郎之師也春秋書侵五十八

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徙其國都於他所或又以爲附庸也不言遷於某地者葉氏曰以遷人爲辠義不在地也宿見隱元年孫氏曰宿微國天子封之宋人遷之其惡可知也義又見元年齊遷紀

邾鄫部此則遷國甚矣○康侯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興仁府乘氏縣愚案齊宋之師次于郎而獨敗宋師于乘丘豈宋師先進于乘丘邾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覆敗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獻可杜氏曰公不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啓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爲美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曰荊楚本號後改爲楚莘蔡地張氏曰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荊子熊通

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
始敗蔡浸猾夏矣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
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
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
而伐之楚子從之未詳信否張氏曰於此見王政
不行夷狄憑陵中國君舉陳氏曰春秋書之見夷
夏之大變也後倣此高氏曰諸侯死社稷正也逃
之辱也虜賤甚矣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愚
案隱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
中國荊楚伐蔡皆由王法大壞諸侯自相侵伐中
國勢分夷夏莫辨故荊楚猾夏而近者首被其禍

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楚衰而吳繼之吳
衰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
盡矣故君子常防患於未然而春秋比書其本末
爲履霜之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徒南切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南
府歷城縣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公羊曰何
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愚謂不名闕文也
存耕趙氏曰譚雖小國先王所封王封之惟王滅
之亦必當其辱也小白亦諸侯也可滅之乎胡氏
曰言奔莒不死社稷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

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跡於天下薛氏曰五伯桓公爲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鄧 子斯切

杜氏曰鄧魯地愚謂齊遷紀鄣邑當爲紀地豈偶同名邪左氏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敗諸鄧存耕趙氏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以深其怨

秋宋大水

康侯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東萊呂氏曰其顯然爲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義見桓元年○康侯胡氏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東萊呂氏曰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十二甚者以爲後世戒

冬王姬歸于齊

劉氏曰我主之也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年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也○邦衡胡氏曰婚姻之道不正其始則終必

亂齊再娶王姬婚姻不正莫甚焉非惟惡公忘讎而主婚亦以志小白篡立王不能正反薦女以結之也存耕趙氏曰二姬皆莊王女一爲姑一爲婦非倫也未詳是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紀

叔姬卽隱七年歸于紀者也孫氏曰伯姬之媵也鄣紀季以入齊之邑也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宋氏曰國滅夫死託身讎國書歸不當歸也〇獻可杜氏曰紀侯去國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也愚謂國君死社稷其兄弟臣妾可知也紀國旣亡叔姬死之可也而歸依於叛兄之叔失節甚矣孫氏曰歸于鄣者歸于季也歸者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季非其所歸亂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

張氏曰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捷閔公名也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歆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羊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日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與

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搤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孫氏曰及其大夫仇牧甚之也劉氏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愚謂弑君之賊惡極皐大矣然宋湣逆王命納衛朔逼遷宿國次師取敗狎近宋萬皆足以殺其身者也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葦老孫氏曰春秋死難之臣三

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君子不爲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道不行言不信猶在其位苟祿也苟祿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子又何取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爲不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孫氏曰弑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弑湣公十月出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常山劉氏曰弑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辜亦自見也

通志堂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齊侯 穀梁 孔仁 作齊人

杜氏曰北杏齊地莘老孫氏曰齊侯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但遣其臣往爾然齊方求諸侯亦不卑之而與之會也黃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爲之首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鬬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故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胡氏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觀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強制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兵其有不循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

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孫氏曰案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也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二十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僖二十八年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意也康侯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愚謂齊桓晉文盟會侵伐若有異於其他諸侯合黨報復貪利黷武之爲然其相去蓋一間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既非命伯又不請命於天子其所令於諸

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道其名似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爲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惟董子焉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譏往往爲說較伯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故愚於桓文之會盟侵伐一切書之曰義見某年某事明其與其他諸侯之不甚相遠也若其事之近義者則各著其說於本文之下蓋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揜者在讀者詳焉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曰遂微國也存耕趙氏曰舜之後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於是滅遂以示威義見十年齊滅譚而此又爲十七年齊人殲于遂起文也○王氏曰桓公圖伯未爲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來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皆強力以報私憾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爲假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古何切

杜氏曰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張氏曰東平府

東阿縣左氏曰始及齊平也張氏曰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亦足以見桓公屈意和魯皆伯術也愚案伯者之盟諸侯始此但此則離盟耳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康侯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劉氏曰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耳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程子曰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邦衡胡氏曰齊桓非天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義又見隱元年鄭伐衞○康侯胡氏曰齊蓋以節制用兵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十年荆敗蔡師執其君今又入其國夷狄輕中國如此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音絹一音眞

孫氏曰經以單伯爲文者凡盟會公或大夫皆以魯主其會爲文春秋魯史故也存耕趙氏曰齊序宋上推齊伯也杜氏曰鄄城縣左氏曰濮州鄄城縣左氏曰宋服故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大夫以大夫而出位以伉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陳入春秋居衞下今先衞者杜氏曰陳侯介於齊楚之間爲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未詳是否左氏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己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莘老孫氏曰齊桓欲成伯業故爲鄄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齊桓公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故桓文之功其辭無褒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莘老孫氏曰姜氏但歸寧耳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爲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没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爲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跡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爲齊桓者不能無辜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伯業則絶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伯者也○許氏曰鄄之會魯尚未從齊侯以爲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

然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啓越境之恣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　五兮切公羊作兒

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愚謂諸侯親伐則伯主序宋上今大夫主兵則宋仍序齊上耳左氏曰諸侯爲宋伐鄫未詳信否鄫見五年義見隱二年

鄭人侵宋

左氏曰諸侯伐鄫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鬬諸侯伐鄫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義又見十年公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邾同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愚謂鄭有皋矣齊桓此伐有名矣惜乎齊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皋也所謂彼善於此者皆此類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荊伐鄭

義見十年荊敗蔡師○莘老孫氏曰前年蕭當入蔡於是又伐鄭焉所以見夷狄之強中國之衰也戴氏曰楚將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

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穀梁無公字陳岳氏曰闕文也左氏無曹伯二字

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幽宋地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是時伯主以意升降或諸國自以強弱相上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列於當時也劉氏曰同盟者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

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陵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楊雄以習亂爲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君舉陳氏曰王者不作舉天下而

聽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存耕趙氏曰桓公無王命而稱伯儼然於列國之上諸侯不知有王也後倣此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以計不庭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會於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巡狩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小白圖伯諸侯之從者日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

焉故此年同盟于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歷十有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

邾子克卒

葦老孫氏曰克者儀父之嗣君至是始稱子者嘗從齊桓會盟侵伐故進之爲子也陸氏曰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曰子皆無所考竊謂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不言何舉執之者義不在舉而在於執也後倣此胡氏曰前年同盟于幽今春執之安用盟邦衡胡氏曰況無王命而專執乎愚謂又爲鄭詹逃來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惡齊之辭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氏曰諸侯不服則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切公羊作瀸

殲者滅之盡也左氏曰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啖氏曰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滅也○張氏曰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

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人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辜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葦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自取之者以自取爲義齊人爲遂所殺非遂人之辜齊自取之爾梁亡非人亡之梁自亡爾鄭自棄爾殲于遂辜齊之深而憫遂之滅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康侯胡氏曰逃匹夫之事也詹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知命也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邦衡胡氏曰齊桓無王而專執雖曰非義詹爲大臣不能守死以紓國患而遁逃苟免非惟身之羞國之羞也劉氏曰譏逃也以爲義死制云乎以爲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詹自以爲有辜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辜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辜見殺因逃而苟免不足爲大夫

冬多麋

張氏曰麋鹿之大者魯所常有多則爲異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公羊曰記異也○葦老孫氏曰春秋以有爲災則書有有戞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不可爲異惟其多則書之康侯胡氏曰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葦老孫氏曰春秋日食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書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

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在二日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少也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葦老孫氏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也

秋有戞影逼切或作蜮

康侯胡氏曰戞魯所無也故以有書陸璣曰戞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

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
皮肌其瘡如疥公羊曰記異也左氏曰爲災也山
陰陸氏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
長此惡氣之應○張氏曰是時文姜爲亂其遺毒
餘患至於哀姜卒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
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劉氏曰媵者送女也陳人
者陳大夫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葦老孫氏曰陳人
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至鄄遂
盟齊侯宋公是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強國公子結
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
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
事召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啖氏曰凡媵常
事不書爲公子結遂事起本也東萊呂氏曰凡書
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
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
媵婦遂及齊宋盟也

杜氏曰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辜老孫氏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邊邑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高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連陳宋來討之愚謂齊人搜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辜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

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見十九年○康侯胡氏曰十五年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于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如莒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也

夏齊大災

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葦老孫氏曰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汨沒不敘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穀梁作我

張氏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荊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眞氏曰案大災之餘不知恐懼修省而遽勤兵以伐戎愚謂戎爲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於王而專伐之此其罪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夾漈鄭氏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亹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未詳信否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論者以爲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眞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黃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而葬緩慢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春秋本義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作largeb

趙氏曰肆放也眚過也孫氏曰肆大眚皐惡無不赦之辭也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皐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孤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皐虐無皐惡人幸以免矣後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

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
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胡氏
曰眚災肆赦天子之制也皋無大小俱赦諸侯不
得行莊公肆大眚亂法易常愚謂肆大眚天子猶
不可況諸侯乎○葦老孫氏曰莊公一切放縱姦
惡有意於文姜之葬也莊公以文姜嘗得罪於魯
而播於齊大惡無道魯人切齒之深者莊公欲備
禮葬之乃先赦國中以悅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
肆大眚而癸丑葬文姜愚案此意或有之比事可
見然未可以此爲本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曰文姜莊公之母也愚謂姜氏弒逆淫亂行
舉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
廢矣其不從夫謚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
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左氏作禦

孫氏曰公子世子母弟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
專殺此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
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
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也大夫有罪則請於
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
母弟乎無王甚矣義又見後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康侯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莘老孫氏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臯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臯也愚案後二說從人字上取義未詳是否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五月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爾高氏曰非五月之下脫簡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内之微者也高傒齊大夫也木訥趙氏曰謀婚也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非孝也

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冬公如齊納幣

孫氏曰案桓六年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三十有七歲矣不得以時而婚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莘老孫氏曰婚禮有六惟親迎則諸侯自迎於境其他五禮皆使大夫莊公父弑於齊有不同戴天之讎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是之冬莊公猶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焉忘君父之讎娶讎人之子又在三年之喪而行大夫之職書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孝於父無廉恥而納幣一舉

事而大惡者三也邦衡胡氏曰諸侯非朝王述職
而擅越境以納幣無王甚矣不止其喪婚娶讎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
廢焉張氏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
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
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辭示人之意
顯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祭叔來聘
朴鄉呂氏曰祭采地叔字也劉氏曰曷爲邑而字
天子之下大夫也存耕趙氏曰祭有祭公祭伯祭

叔意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
其官也未詳是否戴氏曰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
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大意同隱元年祭伯來此
則聘耳
夏公如齊觀社
朱子曰社者土神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
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
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
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
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謂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

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爲讎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舉具見矣○張氏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爲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外傳曹劌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愚案左氏魯語載曹劌一時之言不同而具有義故附見焉獨觀民於社一語

未詳是否

公至自齊

莊公非王事出境舍父讎忘廉恥事遊觀其何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荊人來聘

陸氏曰凡夷狄來聘稱人君臣同辭啖氏曰言荊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無他義高氏曰是時楚顓方弒其君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聘凡受聘必於宗廟之中敬之重之也彼夷狄僭逆之人來聘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

聘於宗廟之中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獻可
杜氏曰書云四夷來王周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
其來王也荆南夷也亟病中國來聘魯而録之者
懲其非來王來貢以夷狄而行中國之禮魯亦不
當受其聘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
蔡鄭而以聘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
書其來聘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
代柔遠人之道也然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
有德以懷來之彼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
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為待遇得其情
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書

荆人來聘亦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見七年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徐州蕭縣朴
鄉呂氏曰叔字也公羊曰其言朝公何於外也高
氏曰婚嫁猶未定故往見齊侯于穀此見公不恤
國家之事唯婚姻之務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
相見之禮蕭叔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遇又見隱
四年遇于清朝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康侯
胡氏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
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齊之
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

於野矣故野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杜氏曰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存耕趙氏曰丹楹施丹膱也左氏曰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蔩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爲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宮亂王制

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今又盟于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巳伯矣公復爲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前高傒爲防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齊納幣今齊侯爲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康侯胡氏曰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奉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爲後鑒也○葉氏曰商人戒彤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

葬曹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莘老孫氏曰其父見弒於齊而子婚讎女是無恩於父而盡禮於仇讎也公既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春秋志其告廟之實且舉其先夫人而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張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然則莊公無父之讎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弒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哀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愚案親迎之禮見隱二年紀履繻逆女此又見莊公三十七年而始娶其書公至自齊又爲姜氏入起也君舉陳氏曰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哀姜也不曰至自齊而曰入者以莊公先至夫人後入故不復言至自齊也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康侯胡氏曰

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越禮踰時娶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辜爲後戒也愚案先書公至自齊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則公不俟夫人夫人不從公昭然可見春秋屬辭比事類多如此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氏曰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棗栗腶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戴氏曰莊公至是年三十七歲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以覿違越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冊辭煩而不殺爲萬世永戒也

大水

義見桓元年○戴氏曰莊公即位三十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爲最甚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公羊作羇

存耕趙氏曰此徐州之戎也趙氏曰羈非嫡也康侯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子愚案踰年之君稱爵今羈不稱爵未詳蓋戎侵曹曹羈懼而出奔故赤歸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夷狄猾夏而諸侯不能自存庶孽自立而不復請命於天子也然與鄭突之事有閒矣○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云愚案逆與不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郭公

杜氏曰經闕誤也葦老孫氏曰郭公之事三傳皆無義說公穀爲曹赤理又不通案管子載郭亡之事以謂齊桓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莊二十四年齊桓已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見郭父老而問之不知在何時爾然則郭之事跡亦嘗見於傳記也春秋書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爾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

爲郭亡也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始結陳好也義見七年齊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存耕趙氏曰朔拒王命而君衛竟以衛君卒春秋從而紀焉以著王命不勝黨惡也○葦老孫氏曰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者鼓于社又用牲于社也文十五年

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葉氏曰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康侯胡氏曰案禮諸侯旅見於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

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閒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脤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胡氏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餘不言鼓得常也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爲公女誤矣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愚謂又爲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曰門國門也左氏曰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邦衡胡氏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非惟惡爲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而爲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張氏曰案比年

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渗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旣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況徒以牲牷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夫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即季子也杜氏曰諸魯蚩聘皆書如報女叔之聘也存耕趙氏曰大夫出聘自友始春秋書之以著交政之漸且以著三桓之所自始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葦老孫氏曰大夫之聘必書之於春秋者可以見其往來之國皆於其黨而其行多非禮也有以私行者有以強大行者皆非周制聘問之常故謹録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脫也

戎爲中國患諸侯伐之是也故伯禽征徐戎而孔子録之于書然必請命于天子方伯然後行事今莊公擅興師則無王矣況隱桓之際與戎會盟致有伐凡伯追戎濟西之事不能防微杜漸使戎狄暴橫則勞民動衆角力非類春秋書之所以警後世君人者不可不謹其始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

戎

夏公至自伐戎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曹殺其大夫

孫氏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愚謂義在專殺大夫而不繫乎名氏雖無名氏義亦著也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上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辜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辜無辜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辜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後倣此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氏曰案齊宋皆卑者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宋序齊上者宋本公爵齊桓未伯每序齊上既伯乃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故仍序齊上耳未必宋主兵也徐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泗洲臨淮縣是也義見此年伐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徒刀切

杜氏曰洮魯地薛氏曰濟南府是也愚案禮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父

母没使大夫歸寧所以別嫌也伯姬無父母則無可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棄國政會伯姬于洮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葦老孫氏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傅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安知其不爲惡傳無其事而經書之文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戴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爲莊公女非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存耕趙氏曰距前盟十二年用殷同也義見十六年○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假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稱字與單伯同左氏曰原仲季友之舊杜氏曰陳大夫原氏仲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康侯胡氏曰公子友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太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内諸侯而來魯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

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其後
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
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
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
勿哭末流可知矣劉氏曰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
使乎大夫內之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交諸
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
則是從命也參譏之此說未詳是否
冬杞伯姬來
葦老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
未嘗曰子某姬來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弟公

子義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書曰杞伯姬
來也愚謂公與伯姬春會于洮其冬又來踰禮甚
矣而此又為杞伯來朝起文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非莊公女
也杜鄉呂氏曰莒慶自為逆也叔姬何以稱字大
夫逆則稱字為君逆則稱女公羊曰此何以書譏
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
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事也葦老孫氏曰莒子
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
慶莊公莒子皆有事也

杞伯來朝

濟川何氏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之時與微子啓無異得用天子禮樂才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與桓二年滕稱子同愚謂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況爲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復以身徇之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卜

杜氏曰城濮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齊衛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及衛及之也不地於衛也曰衛人及齊人戰者齊人伐衛衛人不服而與齊戰也夫齊桓之盟諸侯定伯業雖非至公然以安中國攘夷狄爲名則固可與矣十六年衛既與齊同盟二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己遂與齊戰以至敗績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辜爲大而齊爲彼善於此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黃氏曰瑣克之子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愚謂夷狄猾夏天子方伯不能治向非齊桓率諸侯以救之則中國被其毒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其功也然桓非命伯且不請於王又其所以救鄭者不過仗大義爲服諸侯計初無懇惻之誠心正孟子所謂非眞有者此其過也春秋書之一以見中國衰微夷狄暴橫二以見敝壞之餘賴有齊桓之舉三以見天子失御方伯失職使諸侯自爲禮樂征伐雖粗拯一時之危然王綱之壞至此而極蓋聖人憂世之心樂善之誠並行而不相悖皆惻隱流行之實也○

黃氏曰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公羊穀梁作微

杜氏曰郿魯下邑築公羊曰造邑也葦老孫氏曰春秋書築者七其六皆臺囿也邑者惟一處耳今不謂之城而謂之築言城者城舊邑也言築者築新爲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爲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郿者新城而爲邑也

因也春秋之法與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
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量力
可知矣愚謂又見其違王制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竭盡之辭冬書大無麥禾者夏悉無麥秋
悉無禾至冬而總記之也莘老孫氏曰此書大無
麥禾非常無之也無水旱蟲螟而大無者歲不收
也舉魯之國無收者焉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
養故禾麥不成愚謂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
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
敕人事燮理陰陽而已又為告糴起文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哀伯子孫氏傳曰文仲以鬯
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
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盧氏曰一不
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
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
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莘老孫氏曰古之為
國必有數歲之備雖甚豐年民食之者不過四鬴
也君取之者不過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
度則為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
蓄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旱七年堯之水

九年而天下無飢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爲民父母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驅之戰鬬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糴於外春秋譏莊公在位之久蓄積無素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廏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惠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

國家者知所鑒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廏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鄭人侵許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張氏曰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未詳孰是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有蜚扶味切

蜚者臭惡之蟲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劉氏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公羊曰記異也愚謂此皆人事反常中國正氣衰耗故窮裔絶域惡氣駸駸入焉有國家者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慝消矣此與有蜮同義○劉氏曰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蜮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書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製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失節歸鄫卒非其所也而魯亦不當卒之又爲明年葬叔姬起文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密州諸城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防見隱九年黃氏曰先諸及防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歲勞民連城二邑甚矣○高氏曰前年冬築鄆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廄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君人之心矣愚謂屬辭比事此類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任氏曰當從公穀

張氏曰成魯地地譜泰山鉅平縣東南愚謂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況輕舉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人心渙散必敗之勢也

秋七月齊人降鄑 音章

杜氏曰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鄑城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常山劉氏曰鄑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鄑降而曰齊人降鄑者責齊之深也康侯胡氏曰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葦老孫氏曰春秋

降者二降者降服之名也八年郕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郕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鄑非鄑欲降也齊強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高氏曰叔姬停殯於酅踰歷九月始克葬孫氏曰滕而卒葬者歸于酅皆非其所也○獻可杜氏曰叔姬者紀之滕耳紀既滅則當即歸於魯而又從紀季於酅非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齊人伐山戎

杜鄉吕氏曰山戎北戎也其稱人以伐何非有大役也木訥趙氏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康侯胡氏曰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以爲好武功而不修

文德者之戒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高氏曰桓公徒欲耀威武於夷狄以誇示遠近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見隱九年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爲也愚謂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從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義見前○葦老孫氏曰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辭捷者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無因而獻其功亦稱捷也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葦老孫氏曰齊桓伯者不務德以綏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誅齊桓矜功威魯之意也張氏曰齊

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其意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案寰宇記范縣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張氏曰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易世不能定也可不鑒哉義又見前○高氏曰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爲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

者亡國之麻也當是時慶父執政而通乎夫人故
數築臺于遠地以爲公遊觀之娛公亦爲其所惑
而不自知也

冬不雨

公羊曰記異也存耕趙氏曰陰陽和則爲雨不雨
氣不和也魯莊勤民力役怨氣之所召也愚謂冬
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
不至不但爲害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
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葦老孫氏曰春秋
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
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
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爲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
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
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饉之後屢興工役傷財
害民甚矣○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
無麥苗螟螣蟊賊蚩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
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丹楹刻桷土木之
築鄑之役交年新廢城諸防去年三築今春又
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薦饑而輕用民力乎愚
謂此皆屬辭比事爲後日淫亂弒逆起文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昌邑縣愚謂伐國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禮見仍以爵爲首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高氏曰牙卒其子乃公孫玆玆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愚謂莊公薨于路寢得正矣正則爲常事何以書乎爲緩葬私謚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趙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興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作乙未

般莊公子也稱子般者因其卒而名也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弒故不書地與隱同子野正卒亦不地疑經闕之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

之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圍人犖賊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張氏曰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弒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辠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劉氏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直告立君也愚謂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耳啖氏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臣子之辠也此言弒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逐之而去明書如齊以見其辠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康侯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而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重戒

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邢姬姓周公之胤杜氏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即邢州龍岡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中國衰戎狄入居中國而侵伐諸侯書之所以見中國之無人而夷狄之盛強也為中國者有辜爾夷狄又何責之哉高氏曰此為齊人救邢而書亦見中國之衰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貫道王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邢衛三害之始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戎狄州

楚交伐中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此聖人所以與其功而議其過也

春秋本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九

閔公 名開莊公子諡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啓避漢景帝諱作開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不書即位義見莊公

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而葬左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葬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羊穀梁作洛
杜氏曰落姑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
小白方伯諸侯閔公雖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
除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所謂
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
魯可爲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齊
侯與公即其地以爲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
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則季子亦可挾齊
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愚
以事勢考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爲歸魯計耳故既

盟而季子來歸
季子來歸
季字子者男子通稱孫氏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
幼沖慶父與夫人通勢傾公室不朝夕國人洶洶
得季友以平內難故曰季子來歸朱子曰季子來
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
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史喜而書
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風之
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
漸皆由此起矣○胡氏曰季子既不能平姜氏之
亂誅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弒其君故其次年慶

父書奔莒夫人孫于邾以見季友之過也沈佩問季氏之爲人朱子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子來歸爲美之之詞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語亦有說話此等人皆是魯國之賊耳萬人傑又問成風事季友與敬羸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也朱子曰縱失慶父之辜小季子自有大惡若春秋反褒之則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跡付諸後人公議耳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名湫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存耕趙氏曰有命可仗必書使矣朴鄉呂氏曰非盟也非聘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劉氏曰桓公不務修伯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故也春秋書之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

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爲者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張氏曰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誠心也愚謂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爲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義又見十年宋遷宿○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以兵力劫之辜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葉氏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康侯胡氏曰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侯耳而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高氏曰閔公幼何知焉聖人書此著季子之徒執

國政者之皐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丑公羊作酉

左氏曰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邦衡胡氏曰於公薨之下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弑君之跡自見矣黃氏曰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揣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求婚於齊致哀姜通於慶父叔牙公没而謀篡弑二世殲焉慶父之後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季友之後爲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

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哀姜莊公夫人也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婿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姜氏與慶父二人者實弑君也胡氏曰季孚既歸

獨執國命以魯之衆因齊之力取慶父弒君之賊而殺之其勢甚易也而季子不能以至復弒閔公今又不討使姜氏慶父得以出奔縱釋同惡之人故書存耕趙氏曰二國保姦之辜亦莫能掩矣愚案雖書慶父之奔亦以著三桓之始也○葉氏曰子般之弒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弒慶父篡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己亦無能爲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爲重而不遽討之也康侯胡氏曰莊公忘親釋怨無志

復讎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慶父無君之心動圍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門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不亦潛乎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氏曰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盟

未前定也胡氏曰書法同屈完來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則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侯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韓中甫曰子般弒閔公又弒夫人慶父奔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絶之義庶矣乃命高子一來識者本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內倚成風屬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官之盟專廢置之權說者謂侯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以著其善者過矣蓋魯人當疑危之際幸侯來盟以自安故書之曰高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為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浚南趙氏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程子亦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其謂是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

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爲衞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衞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衞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有三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城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革老孫氏曰案左氏以爲衞滅而遷都然春秋但曰入蓋狄雖迫衞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衞復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曰滅爾皆未詳信否張氏曰衞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爲常公文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以衞爲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胥命才四十年而淪於滅亡所以治國必齊其家而淫亂之禍不篤必滅可不戒哉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鄭棄其師

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康侯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暴已著按

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憎奠才以禮馭之可也惡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陸氏聞於師曰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遷遲違義見惡於民皐亦大矣常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的然著矣

春秋本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左氏曰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不書即位義同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羊作陳

杜氏曰聶北夷儀皆邢地張氏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愚謂再書齊師宋師曹師者不可以前目後凡也苟不再書則若邢自城與魯城之者矣皆文勢當然無他義也葦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次皆譏未有次而言救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不能攘夷狄至其入中國而侵陵諸侯也則仗大義帥諸侯

往救之爾乃次于聶北曰救邢爲師已次矣其能救乎實次而名救也齊桓用師未有曰師者師次所以見挾強師而不能救邢深辠之也邢爲狄人所逐至於奔亡遷都夷儀書邢遷邢自遷也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爲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救之則不至於遷而夷儀不必爲城也齊桓失救邢之義使邢至於遷也而爲之城城邢未足以爲功而不救之情益自顯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以三國之大衆正月救邢而六月邢遷蓋半歲矣則無志於救可知也況先書次于聶北而後書救邢

乎狄既去乃以三國之大衆城一邢爲所謂顛而不扶俟其既仆而以手撫之者也伯者假仁而無惻怛之心莫顯於此先儒乃謂次聶北爲按兵觀釁城邢爲救患分災失春秋之旨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齊地左氏曰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爲魯諱其辠而以喪歸可知矣高氏曰莊公欲娶姜氏汲汲唯恐不得既不正其夫婦之始不數年間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殺之而

以之歸齊侯殺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之閒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臯誅惡得失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始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孔子因之以見夷夏盛衰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葦老孫氏曰蠻夷之俗中國道明則逃遁莫敢內向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

顓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孔子因之以見夷夏盛衰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葦老孫氏曰蠻夷之俗中國道明則逃遁莫敢內向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

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爭強之心是諸侯有以啓之也其後與伯主敵僭號稱王跡由此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穀（穀杜氏作穀）

杜氏曰穀宋地陳國縣西北有穀城張氏曰即宛丘縣也孫氏曰公有母喪出會非禮也義見隱元年會于防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嬰）

杜氏曰偃邾地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穀之會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穀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書其事而義自見也愚謂公居喪而用兵又一辱也義又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呂氏曰公方會伯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力知切公羊作犖）

大夫帥師見隱二年杜氏曰酈魯地愚謂莒拏者莒大夫也公羊曰獲者生得也左氏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拏在莒也然抑鋒止銳諭以辭命使自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

擒其主將則魯亦有辜矣愚謂以大夫舉兵而獲大夫王綱之壞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〇存耕趙氏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乾侯之禍由來漸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不稱姜闕文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令齊以公義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〇張氏曰案古者兵死者尚不入於兆況得辜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配宗廟秩烝嘗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以經文推之當是魯邑趙氏曰據城緣陵言諸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爲文魯自城之又如何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〇葦老孫氏曰三傳皆以爲楚丘衞邑齊桓率諸侯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之

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爲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耳楚丘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當凡伯之來聘戎遂伐之以歸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城楚丘益可疑也今地理楚丘屬宋則凡伯自周聘魯無緣更過宋也此蓋可疑之事且當闕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姜氏淫逆得舉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爲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黃

氏曰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歸者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羊穀梁作夏陸氏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左氏是也）

陸氏曰虞姬姓公爵張氏曰周大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太原府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下陽與上陽爲對下陽虢之塞邑而言滅者毀其城殺其宰其與取爲己邑者異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旣病則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曰虞先晉何也爲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愚謂晉設詭計以滅同姓虞貪寶貨而自伐其國卒喪其身故於此書虞晉滅下陽而後書晉人執虞公有以爲後世鑒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張氏曰即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即光州定城縣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張氏曰與仁府濟陰縣有貫城左氏曰盟于貫服江黃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又爲十二年楚滅黃起文也○存耕趙氏曰楚強於江漢若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黃介其間以弱役強聞中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其爲德之不終也案管仲言曰江黃近楚楚爲利之國也君必歸之若伐而不

能救則亂自此始公曰諾然不能從再與會盟黃
恃諸侯之好曰自鄅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齊終
莫之救卒滅於楚亦可傷也齊亦病矣

冬十月

此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旱也○愚案此書冬十月
及次年春王正月夏四月自是一時無事書首月
耳與下文三不雨不相干三不雨亦與上文書首
月不相蒙公穀誤聯讀之又以文公時不雨凡例
求之遂有勤雨閔雨之說先儒因之又爲冬十月

不雨則十一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
二三五月有雨之說獨左氏謂自十月至於五月
者得之蓋冬一時不雨春一時不雨夏則至於六
月始得雨耳經旨本明讀之者誤也辨見或問

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三年春王正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正月二月三月皆旱也

夏四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四月五月皆旱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高氏曰萬物須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亢旱猶有所損況不雨幾於彌年則其災可知愚謂人物不得其所則害陰陽之和而雨澤不降八月不雨則穀種不入土饑饉可知矣聖人畏天災憂民事莫甚於此故書之爲後世有民上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敬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廬江舒縣張氏曰即廬州舒城縣孫氏曰舒蓋羣舒舒庸舒蓼舒鳩之類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愚謂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皋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爲少閒耳徐與舒皆夷國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夷狄各安其土不敢攻伐周德既衰諸侯侵伐然後夷狄自相吞噬以至猾夏矣春秋書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慎德也豈徒紀夷狄之相併哉後倣此○張氏曰齊桓方伯而不能戢諸侯之吞併小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雨

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此月始雨紀實事以見旱之久高氏謂此記不雨之終者是也夫春耕夏耘而六月始雨則農不及事而民以困窮以至草木鳥獸咸不若其性矣○康侯胡氏曰觀此義則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愚謂書齊宋江黃盟于貫又書會于陽穀見齊桓伯業之成雖江黃爲

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黃服則楚可伐而有攘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黃而齊不見救則此盟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誠心勤於前而怠於後類此義又見隱二年會戎于潛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梁友上有季字涖音利公羊穀梁並作莅

孔氏曰涖臨也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木訥趙氏曰聽伐楚之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又見友之專政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潰者散也衆散流移若水之潰遂者繼事之辭杜氏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即潁昌府郾城縣孫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次于敵境左氏曰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辠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張氏曰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大積五十年富強吞併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辠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撰之天吏討辠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辠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不純屈服時出于紀滅弦救鄭故

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愚案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三王之罪人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孔孟論伯者之事即春秋所書之旨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功過不相掩者備矣○康侯胡氏曰桓公伐楚而楚人服罪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

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

夏許男新臣卒 新公羊作辛

高氏曰卒者卒於其國也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矣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張氏曰屈完楚大夫之名氏也杜氏曰召陵潁川縣也張氏曰在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愚謂不稱使者未前定也蓋完既來而求盟于師桓公則退軍于召陵而與之盟也與齊高子來盟同意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於楚服之而已次陘壓境楚勢頓沮屈完來請盟桓公於是退召陵與之盟義見前伐楚○愚謂盟者亂世之事況以中國諸侯之尊而下盟夷狄之大夫非禮之正也使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就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草蕞補其罅漏而足也而後世以此爲甚盛之舉則誠齊人而已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齧夷狄內侵向無齊桓將胥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寬弘惻怛與人爲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録其伐楚之事付後世公論然貴王賤伯內夏外夷之意昭然於筆削之間矣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

杜氏曰袁濤塗陳大夫袁氏也左氏曰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高氏曰楚方受盟而退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是知齊侯之不可爲周公而爲三王之舉人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公羊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計則不然也董子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以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非魯及之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也杜氏曰魯受齊命討陳之舉未詳孰是高氏曰陳侯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義又見隱三年

鄭伐衛

八月公至自伐楚

張氏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義又見桓二年

公至自唐○愚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左氏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君舉陳氏曰公孫茲三家之專也邦衡胡氏曰濤塗誤軍則辜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辜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康侯胡氏曰揚子作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徑陳陳不果納執蔑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於是乎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辠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辠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

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右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

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
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
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
身以速辠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人不
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
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竇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
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事又見國語公殺
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辠君老矣吾

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辠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
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陸氏曰申生雖有愛父
之心而乃陷父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
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愚謂晉獻雖不操刃以殺
申生然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暇辨讒言之曲直非
晉侯殺之而誰哉首惡之名不得辭矣此亦魯史
之直筆而聖人録之以示教者也○葦老孫氏曰
申生之事見於傳記備矣晉侯之惡見矣然人子
之道至於見殺則不爲孝矣舜之事瞽瞍瞽瞍亦

允若而卒免於禍申生之於獻公也獻公聽讒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辜也杜鄉呂氏曰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康侯胡氏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尸此者其誰乎春秋書之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

門使姦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僖公姑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在莊公時已不得歸況僖公時乎張氏曰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愚案伯姬之子乃杞侯之家嗣雖不行朝禮亦不當使之隨母以來杞侯之爲家國可知矣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十五年凡魯聘他國皆言如此譏私相聘與三桓之用事耳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止公羊穀梁作戴

杜氏曰王世子惠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公羊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愚謂齊桓致世子于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說者因謂之殊會其書法蓋與會吳於善道之類同而非有他義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曰中無事

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左氏曰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爲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揚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貢以諫辭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衆國爲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愚謂惠王廢長立幼其惡可知然齊桓未嘗朝王而納諫亦未見王之拒諫也輒召諸侯會王世子又盟諸侯示天子以意是要君也世子儼然出會是制父也夫齊桓之意善矣一旦

定國本絕亂階齊桓之功也惜其參之以權謀術數也至於制父要君則其辜大矣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爲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獻可杜氏曰齊桓合諸侯以誅寧周室德雖不全亦有翼戴之名鄭伯與會而逃盟春秋書之著其爲諸侯而行匹夫之行也愚謂齊桓之舉迹近尊王義實大悖鄭伯誠能明論臣不要君子不制父之大義不會不盟縱未必齊桓之頓服然天下後世必有是鄭伯之言者矣今既會而逃之而其所以逃者非此之謂斯害義矣○常山劉氏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毋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乞盟甚乎鄭

伯之舉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任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謂弦子不名史有不詳或闕文也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義見三年徐取舒此則滅國甚矣○張氏曰桓公於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愚案楚受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夷狄暴橫亦齊桓有以致之也蓋伯者之術非己有之而求人以故人不心服而其效施於力之所及桓非命伯攘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鄣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獻捷執大夫而伐陳首止之會力制天子鄭伯逃盟衛侯背約中國服從類可知矣舍近狄事遠戎而狄入衛救邢不力而邢遷其自為者如此夷狄歸順類可知矣宜其楚不心服而復窺中國也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翅碔砆美玉哉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滅弦圍許滅黃於後貴王賤伯鑒戒昭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辜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

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康侯胡氏曰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愚謂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

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劉氏曰春秋之紀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春秋書之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旣亡國有旣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者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未遠也凡書執諸侯者十有四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張氏曰屬鄭州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高氏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啓諸侯之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葉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左氏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愚謂春秋書此一以見中國衰而夷狄橫二以見齊桓不能服楚之心三以見鄭伯背夏即夷以致此伐四以見猶幸齊桓之有此舉也圍許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救許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存耕趙氏曰兵以夏出以冬反歷三時以伐鄭出故以伐鄭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邦衡胡氏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高氏曰救許因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謀夕何以待君愚謂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夫齊桓以力服人未盡善也鄭伯背夏即夷亦冥頑不識

所趨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見莊五年倪黎來杜氏曰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未詳是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辟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

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寧穀梁作寧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東泥母亭音寧張氏曰魯地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寧母也左氏曰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莅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三年一聘之節未嘗廢黃氏曰事伯主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如齊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

王人見莊六年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洮曹地未詳啖氏曰王人與盟非禮也葦老孫氏曰春秋伯者多假王命以令諸侯名尊天子而實行其私齊桓是時致天王之命以會盟中國故王人而盟諸侯則王道之衰諸侯而盟王人則諸侯之伉盟者不信而後為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

諸侯會盟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即會於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

鄭伯乞盟

趙氏曰乞者卑重之辭左氏曰請服也葦老孫氏曰鄭伯逃天下之盟主而附強暴之夷狄寧母之會雖嘗遣其世子又恐懼不安親來乞盟愚謂鄭伯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自取悔辱故君子作事謀始垂戒遠矣

夏狄伐晉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存耕趙氏曰晉與狄鄰

故有疆埸之警啓土以居羣公子又爲采桑之役內豎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以也致者至自齊也趙氏曰夫人者時君之妻聲姜也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爲榮觀愚謂不言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皐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省文耳夫人至而告廟魯有常禮魯以諸侯而僭天下之禘已失禮矣又以夫人之至而禘于太廟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天王惠王也一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禮盟於葵丘二見僖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許男伐北戎義又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